

## “神龙仙境”

——“天下第一兵”程志强为青龙湖度假村题字

本报讯“神龙仙境”，这幅有“天下第一兵”之称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长、著名书法家程志强题赠的墨宝，日前在青龙湖“北京著名书法家画家作品展览”上甫一亮相，随即引起了前来青龙湖游览的众多游客的热捧：“字如其人。程老的字一如他当年所率领的仪仗兵，威武英俊、苍劲有力、大气磅礴、浩气凛然！”

程志强，1955年3月，出生于山西省永济市栲栳镇，研究生学历，号中条山人、雁墨斋主。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玉泉山书画院院长。他自1973年12月应征入伍

后，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。于而立之年在国庆35周年大典任阅兵擎旗手，荣获“天下第一兵”殊荣；不惑之年，担任香港、澳门回归重大任务的组织指挥，圆满完成港、澳回归交接升国旗仪式任务，时任三军仪仗队队长的他，荣立一等功。

他自小爱好书法，初学唐楷，后习“二王”，苦学明清诸家，主攻行书和榜书，能自创新意，用笔丰腴跌宕，姿态横生，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。书法作品荣获建军80周年书法作品展金奖，为全国不少名胜古迹、报刊杂志题写牌匾、刊头，多次向社会捐

赠书法作品，不少作品被国际友人收藏。由温籍军旅作家陈惠方策划和组织的“青龙湖北京著名书法家画家作品展览”自春节期间，在楠溪江国家级风景区青龙湖度假村开展以来，不仅在温州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，也引起了包括程志强在内的首都书法界人士的关注。程志强在网上看了微展览的盛况，听了老战友陈惠方的介绍，并代表楠溪江父老乡亲的愿望，向他求字后，程认为青龙湖山翠水碧，岩奇潭玄，茂林修竹，风光旖旎，实乃仙境也，于是顿生灵感，欣然命笔，挥毫题写：“神龙仙境”。

通信员 陈辰

## 回望隆兴寺

黄伟

每次远游，总会受益匪浅。或是与多年前书本上的神游相印证，如同重遇老朋友；或是领略别样的风土人情，好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。这番抓住抗日胜利70周年三天休假的机遇，再请三天假，拼成八天，风尘仆仆地在燕赵大地上转了一圈。回到书斋，闭目养神，脑中又浮现隆兴寺的情形。

说起这次行程的冲动，缘于上周末在温州图书馆看《中国摄影》杂志，那几页介绍正定县的图片和文字，令我神往又遗憾不已：这地方距离石家庄只有十几公里，而两年前，我从五台山转石家庄等飞机的整个下午，可都是无所事事啊！

于是，我又踏上了正定机场，打的直奔千年隆兴寺。经过一圈三米高的红色围墙，买了门票寄存了行李。走过一座矮矮的金水桥，进了山门，先是目睹一方废弃的六师殿遗址。沿着中轴线上高出周围地面一米的石板路，慢慢靠近那座看起来似乎有点矮的摩尼殿。它从宋代开始，就已经安静地端坐在空旷的禅院中。和国内其他的大殿风格迥异，从正面看摩尼殿的屋檐中央往前突出一个报厦，显得别致又端庄。进了门，估测门槛距离佛座有十几米的进深，抬头见三尊古老的佛像，约有十米高。在内堂顺时针转了一圈，色彩斑驳的巨幅壁画向世人讲述了佛陀的一生。再转了一圈，突然明白了整座建筑的平面图确实呈现“十”字形。

穿过门楼牌，登上一座四方型的戒坛，青铜铸造的药师佛和弥勒佛背部相连，合为一体，但从正面看不到

背后的另一尊佛像，设计可谓精妙。

走下陡峭的台阶，环顾宽阔的院子，满是高大的苍松翠柏，送来习习凉风。院子左右分立着唐代建筑风格的转经楼和弥勒楼，再北面分别是乾隆和康熙皇帝的御碑亭。这两旁的树木和建筑，就像仪仗队一样，恭迎正中一座三层五檐的大悲楼，好一处庄严净土！只是，大悲楼的左右两翼被挺拔的松柏遮挡了视线。走上了台阶，又只看到第一层楼而无法看到上面两层。我隐约预感到大殿很宏伟高大，但它又没有很突兀逼人的气势。

轻轻跨入门槛，看到一尊青铜观音雕像的下半身和下面两米高的汉白玉塔基。再走近膜拜，仰起头呈九十多度，觉得后脑勺差点要碰到背部了，这才看见观音的上半部：慈祥的眼神，肩膀后面是42条巨大的手臂，每个手臂中都套着一件法器。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巨大的铜铸造品了，不禁呆呆地望着好久，直到来了一个小团队，导游的介绍才打破了我的遐思。据测量，观音像有21米高，头顶还有一个小佛像，在下面是不见的。铜像是宋太祖赵匡胤敕建的，传说他逐鹿中原时在此地得到吉兆。随后，历朝历代中隆兴寺作为皇家寺庙被多次修缮。

我在大殿内转了一圈，一尊尊威严的铜佛像、一方方古朴的石雕、一幅幅精美的壁画，琳琅满目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又转到观音像前，从菩萨的脚仰望到菩萨的头，越发

觉得她的威严；从头再回落到脚，又惊讶细节的精致。

我震惊于这尊大佛的伟岸，自然就想到大殿的高度，一问管理人员，大殿高三十二米，相当于十一层楼的高度。于是无意中产生一个疑问：为什么我在外面没有预料大悲楼是这么的巍峨？我脑海中迅速浮现国内的许多教堂，其外立面总会先声夺人让人感觉到直插云霄。

带着这个疑问，我在那棵千年槐树的荫蔽下走过，它在泥地上的金色投影把我带向考古纪念馆，告诉我建筑学家梁思成前后四次来这里勘察测量绘图的往事。我在游客中心买了一本重达7斤的《隆兴寺》画册，又回到摩尼殿走了一圈。晚上，呆在赵子龙广场附近的旅馆里，在图纸中终于找到了这个答案：首先，这两座建筑用它的宽度冲淡了它的高度，而寺院整体空旷的宽度又冲淡了大殿的宽度；其次，宋代建筑足够的深度和屋檐的斜坡的让人忽视了它的最高端。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就使游客在外面一时难于察觉它的高度，而只有侧身其中，才会发觉自身的渺小。

我突然也领悟到，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“藏”的精神在建筑中的体现。就好像我身边的一位智者，在周围人的肉眼中，他是那么的不善言辞让人不以为意；但当我登堂入室、逐渐步入他的精神世界之后，才感叹自己根本无法望其项背。

我庆幸，有缘仰望了这种高度。

S 生活小调



## 走过杏岙

麻钦杰

朋友老戴的母亲去世了，八旬晋二，丧事在杏岙办。杏岙？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。杏，我熟悉，我们老家叫它“杏梅”。小时候，老家上屋表婶的爷爷种的一棵树，就是杏梅，有屋顶高，树冠有二间屋子大。初冬季节，含苞的杏花纯红色，隆冬季节的杏花颜色慢慢变淡，成为纯白色。满树杏花，傲雪而放，异常的艳美。但杏花很内敛，从不释放香气。晚春季节，果实已经成熟了，咬一口，水汪汪的，满嘴香。以此看来，杏岙，就是出产杏的小山村。

老鲍是楠溪江福佑人，说杏岙是福佑的隔壁村，可以带我们去。

车行驶在雁楠公路上。同行老汪大叫，走错了。我嗔怪道，你傻呀，杏岙隔壁村的老鲍会不认得路吗？老鲍说，现在楠溪江交通四通八达，雁楠公路建成后，原来的老路没有人走了，走雁楠公路更方便。

同行的老肖四十好几，是位特级教师、《语文教学》期刊编辑。我知道他每年至少有一二个月在全国各地飞，开公开课做讲座。记得有人说，“游荡在网络的世界里，嗅闻着语文的味道，一股重重的语文味扑鼻而来，那是当我进入肖培东老师的博客后的感受”。我听过他的课，总觉得他那深邃的思想充斥在每一句话中，让我每一次不由自主的深呼吸后，感受到一种思想的清香。他还乐此不疲地去记录每一次讲座和听课后的感受，像伯乐一样推介富有思想的教师。他就像一位虔诚的布道者，把语文教学中的深邃的理论思想，通过自己的教学、讲座以及文章，传播给每一位热爱语文教育的老师。此时，他痴痴的看着从车窗外掠过的绿澄澄的水、翠滴滴的山，还有古朴古香的老屋。他幽幽的说，真美呀，楠溪江。他告诉我，跑遍全国山水，没有哪一处比楠溪江美，山水相依，古村落就是它们的精灵。如果没有自驾车，一天也看不完楠溪江的景致，何处能有如此琳琅满目的美景？

此时此刻，我突然想起老肖写的一段文字，“这个世界，最珍贵的是什么？是历经沧桑饱阅人世风雨后，你依然不变，甚至更为灿烂的那颗纯真的童心。像个孩子一样，让眼睛清澈，让语言闪光，对世界有爱，对世无虞，永远没有歹意，从来不会算计，心，洁净得如同水晶蓝宝石。”我再看看老肖，他的眼睛仍充满着痴迷，对家乡楠溪江的痴迷。我情不自禁的对老肖说，你童心可嘉，童眼看楠溪，楠溪江就是孩子，你也是孩子，可爱可亲。

午间十一时许，老鲍说，杏岙到了。车过一座牌坊，上书“尚书故里”。出过尚书的杏岙，我竟不知情，不觉为自己的浅薄而愧疚。

一条小溪把杏岙村一分为二，一座小桥又把杏岙村连为一体。小溪绿水荡漾，溪沿条石成堤，村前村后青山峙立。过小桥，往堤岸下行，便是一条长长石阶步。几位在县城工作、来为老戴的母亲送行

的熟人席地而坐，赤着脚，浸泡在清澈的水中，一脸得意。据村民说，前几年，此溪曾成了垃圾溪，污水熏人。随着五水共治的推进，政府花了近千万元进行治理，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天然泳池。

再往村中走去，一条从后山延伸而下的小支流伴路而左淌，水中游鱼历历在目，一尾尾田鱼晃着红红的身子，时而戏水洄游，时而翘首溯走，时而跃然而起溅出闪闪水波。老肖连连感叹，好地方，好美！

杏岙为戴姓人聚居之地。在戴家祠堂，我有意的寻觅着尚书故里的蛛丝马迹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查问走访，尚书故里露出端倪。杏岙，原名菇田。37岁的菇田人戴溪，于南宋淳熙五年(公元1178年)中进士，授湖南潭州石鼓书院院长。1208年，官拜工部尚书。1215年，卒于文华阁学士(正三品)任上。戴溪为民清命、刚正不阿、著述等身。叶适称之为“(戴溪)天下奇才，于今世不过数人。”叶适上书右相周必大，荐名贤34人，戴溪名列其中。1195年，两淮饥民遍野，为救灾，戴溪上书，奏请“设农官，括闲田，谕民主出财，客出力，主客均利”；戴溪曾于旅邸遇朱熹，见其随行者众多，劝以“独不畏钩党耶？”朱不以为然。三年后朱为伪学逆党得罪者；1208年，朝论奸党流放岭南。戴溪则援先朝往事，“恐贻君子、小人反覆之祸”，议遂寝；著有《石鼓论语答问》、《续吕氏(祖谦)家塾读诗记》、《春秋讲义》、《易总论》、《书说》、《礼记口义》、《孟子答问》、《通鉴笔议》、《将鉴论断》、《复仇对》、《清源志》和《眠隐诗文集》等遗世作品。

虽有戴溪事迹传世，但遍寻尚书遗迹无存。听村里的老人说，戴溪年少游学在外，其墓在桥头镇石马岙村。眼下的杏岙，除戴家祠堂为老房子之外，其他大多是适合现代人居家的四五层新楼房。

午后1时许，无雨亦无太阳，初秋的杏岙，显得十分温和。我与同行者五人沿溪而行。时不时有村民招呼我们坐坐。我们怕打扰他们，便在村尾一民房的道坦坐下，五六张竹椅，地面干净。老鲍说，房门紧闭，我们自主主张坐在别人房前合适吗？也许是我们的闲聊声惊动房中主人，一位六七岁的老妇人开门探问，招呼我们喝茶。山上刚采的金银花，在杯里舒展开来，散发出淡淡的香味。在致谢中，老人显得有点羞涩。我问起杏岙是否否与杏相关，老人说，我年轻时，村前村后有很多杏树。村名与杏是否有关，何时更名，老人也说不清楚。

下午三时许，我们送了老戴的母亲一程，便驱车回城。车又一次从尚书故里的牌坊下穿过，大家议论着杏岙刚刚斥资发展起来的上千亩有机稻基地。这使我又一次想起戴溪上书议闲田均利之事。如果戴溪看到自己的后人生息在现在的杏岙里，会不会像老肖赞美楠溪江一样赞美杏岙呢？